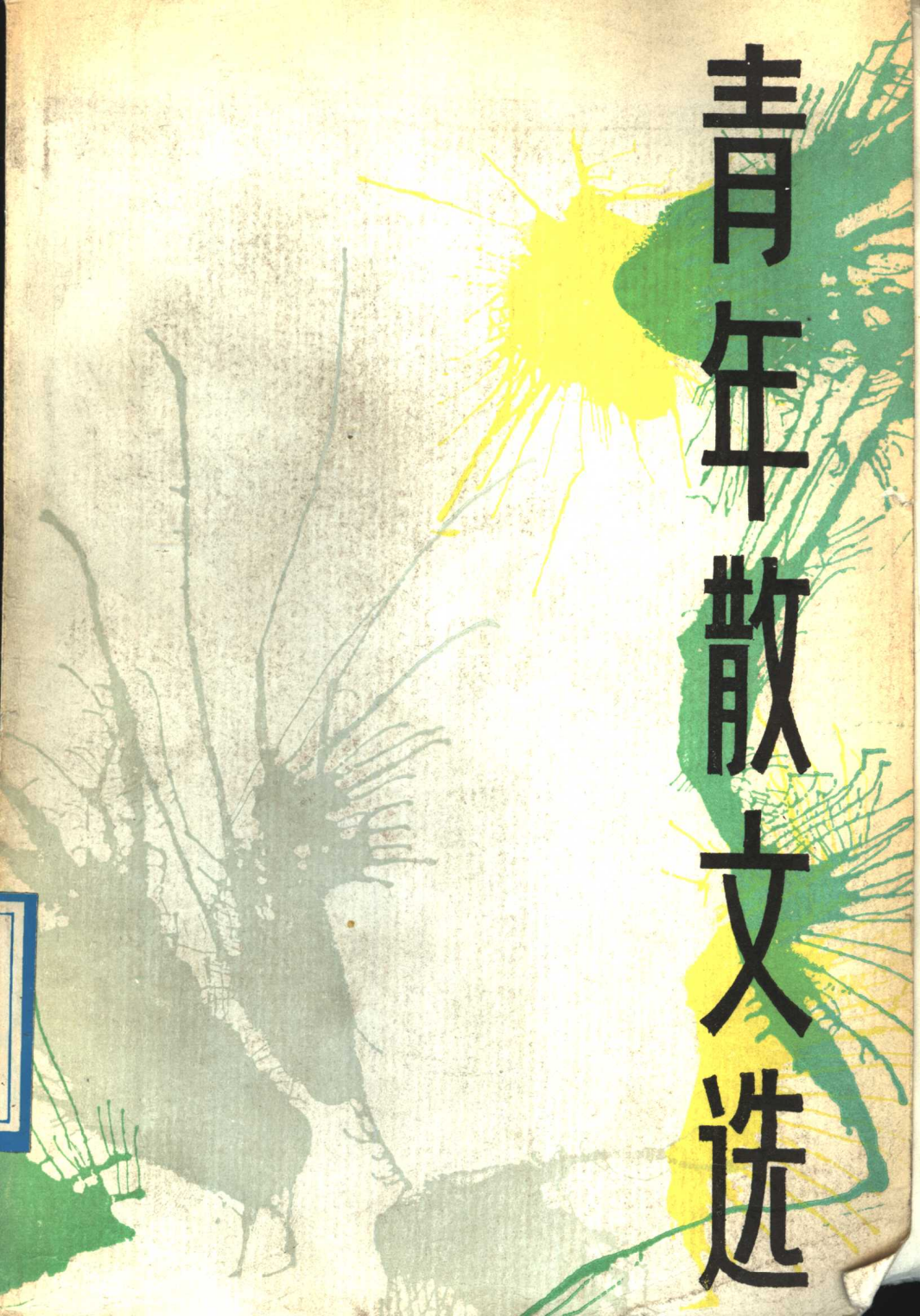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年散文选



封面设计：王泽旭

责任编辑：詹少娟

装饰图：任晓时 杨帆

青年散文选

《青年文学》杂志社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4.25印张 284千字

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,000册 定价 6.50元

目 次

心中的大自然	唐 敏 (1)
月下若尔盖	庐 野 (13)
海日生残夜	金 辉 (15)
走向原野	佟鸿力 (24)
桃花开, 樱花开	张新奇 (27)
小窗日记	斯 好 (31)
冬之歌	郭淑敏 (35)
白桦林	舒 洁 (39)
龙之吟	李洁非 张 陵 (42)
女人的星	丹 娅 (47)
源源本本	舒 婷 (54)
海	筱 敏 (57)
路边的白杨	凸 凹 (60)
青城山石笋小记	王俊义 (63)
五味小品	党兴昶 (66)
小品二则	何立伟 (69)

未名湖，你听我说	王友琴 (71)
总是难忘	苏 叶 (76)
童稚	王 平 (88)
红了樱桃	廖华歌 (93)
童年的梦	梁 琴 (99)
采花行	李 钧 (103)
故乡的蓝蓝的溪啊	黄文山 (106)
捡滩	康文明 (111)
和禧团圆	天 裔 (115)
到巴金花园去	矫 健 (118)
在拉纤的日子里	廖静仁 (128)
寻找	刘小敏 (133)
韩少功《诱惑》跋	梁预立 (137)
关窗偶想	陈章汉 (140)
男子汉	陈 益 (144)
烟议	高洪波 (148)
红颜	罗俞君 (153)
竹思	刘征泰 (155)
写不出自传的人	王英琦 (159)
唱给母亲的歌	拉木·嘎吐萨 (171)
爷爷的小船	孙 悦 (175)
情感阅历	张 重 (178)
请你理解我的爱	简 妮 (181)
电话线的那一端	陆颖墨 (186)
初为人妻	陈丹燕 (189)
我和儿子一同诞生	周晓红 (193)
男孩儿	卢晓渤 (198)

童心的启示	曹建玲(201)
画房子	林万春(204)
小河	赵 玫(206)
我们家的男子汉	王安忆(209)
金色的骆驼毛	郑云云(214)
三妹! 三妹	武 华(218)
邂逅	眉 地(223)
我的这一个, 这一个, 她	曹明华(226)
给红子	陈 村(234)
湖边	李江树(237)
心湖的涟漪	陈粤秀(241)
曾经有过那种时候	桑 桑(244)
地久天长	嵇 伟(247)
心弦	江 虹(250)
月露之台	梅绍静(252)
送你一片叶子	李华敏(255)
佳娜什	列 子(258)
临时停车的时候	丁小琦(261)
莫笑它无知无觉	沈小兰(265)
我要走了	费伟伟(271)
三个小贩	李鸿声(274)
歌神纳达米德和他的马	续维国(279)
首都机场的夜晚	冬 至(283)
不死的海	陶泰忠(286)
洗桃花水的时节	铁 凝(293)
河边石磨声	徐晓鹤(298)
冬日的反照	姚 霏(302)

鹿城夜市	杨爱国 (306)
初夏夜	陈明云 (309)
那路	庞俭克 (314)
拖长的影子	乐维华 (318)
长城, 留在我们身后	禾 子 (322)
金积堡	张承志 (327)
古城墙风景	和 谷 (331)
戈壁听沙	韩少功 (334)
西盟云海	彭鸽子 (339)
山祭	临 青 (342)
石头, 在这里呼吸	赵翼如 (344)
黑龙江, 从我瞳孔里流过	张爱华 (348)
大江逆行	张抗抗 (351)
古碑断痕	关 鸿 (359)
渴望苦难	马丽华 (363)
天目山寻秋	吕锦华 (369)
走三边	贾平凹 (373)
九华山醉雾	喻大翔 (383)
牙龙湾记	黄宏地 (387)
京郊十三陵漫步	苏 敏 (390)
秦淮灯火石头城	碧 森 (393)
高原黄昏	默 然 (396)
秋天我在泸沽湖	于 坚 (400)
王冠上的金顶	胡本常 (404)
南方——一个站着的问号	包晓泉 (407)
永远的魂灵	岑献青 (410)
我从中国大陆来	余小华 (413)

鹰之死.....	赵丽宏(424)
岛国之恋	林 谦(429)
留学札记	苏 炜(440)
编后记.....	谢大光(444)

心中的大自然

天上再也看不到翱翔的鹰了。

现在的孩子也不玩“老鹰捉小鸡”了。

小时候，住在一大排高高的桉树底下。小木房子，前面是荒草地，后面是野草地。蓝天格外开阔。在草地里赛跑，有人喊：

“老鹰！老鹰来啦！”

小手遮住阳光，久久眺望着鹰。张开翅膀，凝在蓝天心里的“一”字。许久，身子一斜，听任气流托着它回旋。

在我们心里，鹰是空中的音乐。

最难忘是老鹰带小鹰学飞。鹰爸爸、鹰妈妈，中间是很小的鹰。逆风飞，迎风飞，并拢翅膀直线坠下，再鼓动双翼直线上升。

爸爸妈妈并排齐肩，后面是儿子。品字形上升，品字形下坠，品字形斜过蓝天。

不管多么绝望、悲伤，只要看到鹰从天上飞过，心就不会死。

大自然在安排时序和生死时，允许鹰的庄严万寿无疆。鹰是少数能够预知生死的种类。

自知死亡将至的鹰，悄悄离开巢穴，飞向人迹不到的深山。在那里一次又一次，向高高的蓝天冲击，直到竭尽全力。它收拢巨大

的翅膀，箭一样扎进瀑布冲泻的深潭。

潭水深，深得羽毛也无法浮起来。

每一次见到雪浪万丈的瀑布，便听到鹰的歌声从九泉下直达蓝天！

鹰的生存艰难。一对老鹰要两年才生一个蛋，平均两个蛋中只能孵出一只小鹰，全靠充足的食物它方能侥幸长大。

活到现在，我只抚摸过一只鹰。

我抚摸它时，它已经死了。

那是我住在小木房的时候。我和小伙伴们看见四五个解放军战士，持着枪，悄声没息来到桉树下，躲躲藏藏地眺望天空。我们跟来跟去，问：

“叔叔，你们打飞机吗？”

“小声点！我们打鸟呢。”

“你们谁打得最好？”

战士们指着皮肤黝黑、非常年轻的一位：

“他！他家祖祖辈辈打猎。”

我们立刻迷上了这位严肃的小个子战士。

可是他们并不打麻雀，在这里等了有四五天。我突然明白了，问小猎人战士：

“你们，要打老鹰吗？”

他一下子捂住我的嘴，悄声说：

“不许讲，它会听到的！它知道有人打它，就不出来了。它是最了不起的鸟！”

我顿时呆住了。等他们一走，我和伙伴们破坏性地向着天空大喊：

“老鹰啊！不要来！”

但是枪终于响了！半自动步枪和谐清脆的连击。我奔出小木

屋，看见鹰以一种波浪状的斜线向地面上慢慢落下来。

“啊——老鹰！老鹰啊！”

我奔进宽阔的野草地。

老鹰啊！老鹰掉在草地上无声无息。

猎人小战士从远处奔来，神情万分痛苦。他跑起来也是无声无息的，象敏捷的鹿儿。但是他张着嘴，眼光迷乱。

我从草地上爬近那只鹰。它竟是那样年轻，象十六岁的少年。一只翅膀张开，保持着飞翔的姿态。它的一只眼睛看着蓝天，睁得圆圆的。这是一颗淡紫色的玛瑙，布满细小的蜂窝状棱面，太阳在里面反映出无数亮点，最清澈、最明亮的。

传达室的贺老头挥舞着大蒲扇，骂声震天地跑来。他本是个老猎人。他对战士们大喝：

“你们！竟敢打老鹰？！从今以后，你们的枪子别想再打中目标啦！谁打死老鹰，谁的眼要瞎掉的！”

小猎人屈下一条腿，跪在鹰身边，抚摸它的羽毛。他颓然、悲伤。

“我是为我们班长。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！让我瞎了眼吧！让我再也不能打猎了吧！”

其他的战士默默低着头，站在远一点的地方。我从那次才知道，人的脑子受了伤，会留下剧烈的头痛症，老鹰的脑子是最好的药品！

战士们带走了那只鹰。

我突然追过去，说：“让我摸一下，叔叔！让我摸摸它！”

我的手触到光滑冰凉的羽毛。我心里发出响声，小小的、晶莹的瓶子就这样碎开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心目中的鹰都被击中了。它们纷纷坠入雪浪腾空的瀑布，一去不复返。

没有鹰的天空，没有庄严，没有音乐。

只有长风呼啸、蓝天清澈时，还能听到鼓动羽翼的声音。巨大的、透明的鹰张开翅膀，它的羽毛，它的骨骼，它的爪和嘴，还有它隼利的眼睛！

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飞翔的鹰了。

二

画册、故事、电影，所有幼年的教育告诉我——老虎是个坏东西。

因为不想看见老虎，连心爱的动画片也不敢去看了。外公一再保证：今天的没有老虎。

糟糕，又跳出一只嘴巴血红，不讲道理的傻老虎！它伸爪子、撅屁股、尾巴来回扫，威风地跳来跳去，发出呜呜长鸣。

照例来了一只洁白的羊羔。我神昏气短，缩在座椅里。它无忧无虑走向老虎。我转过身，看着放映孔里旋转的光柱。

“吃掉了吗？”我浑身发抖，“吃掉了吗？”

“吃掉了。”外公说。

回过头来，老虎正得意洋洋逼向羊羔。

我又扑到椅背上。

外公说了二十遍“真的吃掉了”。前后左右的邻座也保证：“是吃掉了。”

我回过头来。森林里鲜花盛开，百鸟鸣唱。

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”

一直吵到邻座们气愤了，外公只好携着我离去。他忧心忡忡：“这么胆小，长大了有什么用呢？”

为了让我勇敢，爸爸妈妈残忍地拖我去动物园看老虎。我决一死战，闭上眼睛。

“老虎不可怕。你看一下。”

“只要看一下！”

“要不我们就等下去。等到你哪天肯看了，我们再回家。”

天知道，我多么厌恶、想吐！

倍受迫害的我！睁开一只眼睛，看了！扭头就跑。

铁栅栏深处有一个乌黑的方穴，拖出来一条大于猫腿一千倍的后腿。又脏又潮，自暴自弃，绝望的大后腿。

老虎！最恶心！最难看！老虎！良心烂透！

一直到十五岁那年，我才真正看到了真正的虎。

到闽北山区，我首先就问山里人：“这儿有老虎吗？”

“老虎吗？可惜现在不多了。”

他们满脸缅怀神圣事件的表情。

“老虎，会吃人的！”我说。

“不，你不害它，它不会来吃你。”山里人说，“难得也有吃人的虎。它们喜欢偷猪吃。”

山里人好象巴不得有老虎来村里偷猪。那样可以整夜点起火把，妇女们聚在村中心，从小到老的男人围着村子跑动、喊叫。火把的龙向着深夜的高山峻岭示威。

山上的老虎仿佛心领神会，好久不来拖猪。

老虎不来，山里人竟有点寂寞。

山里有了老虎，便有了生与死的种种情趣。山里人最喜欢讲他们遇到老虎的经历。

那种兴奋，那种自豪，仿佛得到荣誉。

冬月清澈，白雪遍地。打着手电筒走路，危险比点火把的太。迎面看见有人打着手电过来，近在咫尺了，才从黑暗中显出狰狞的虎头，一双金亮的圆眼睛！

彼此都误会了，以为遇见了同类。

停下来，双方都珍惜生命。这时候不能喊，不能奔，脚趾一点一点移向路边，彬彬有礼地、贴着草木，蛇一样地溜过去。

老虎站在那儿，动它的脑筋。一会儿，它低下头来，继续赶路。

有时遇到好奇心强的老虎，会掉转头来跟着人走。要非常非常坚强，才能保持正常的步子走回村里再昏倒。往往是忍不住又跑又喊，激起老虎追逐猎物的本能，一直扑逗到人气绝身亡。就是老虎不来扑，狂呼乱叫奔进家门，气一松，暴出浑身大汗，倒地便死。

这种恐惧强烈地刺激着山里人的心。大白天走路也感受到广阔的危险感。枯树怪石荒草。生命在热血中涌动，晨星暮日，荡涤胸怀。

猎虎的人从江西、浙江过来，山里人讨厌他们。“为了钱，什么都不放过啦！”然后唾一口，把脸板紧。猎人被虎吃了，山里人感到自豪，又有点怜惜：“我们山里的虎啊！”

我听了许多关于老虎的事。

老虎不住在树林里。它们极爱清洁，闻不惯兽类的气息，受不住落在头上的鸟粪、虫子。

它们住在茅草覆盖的山岗上，到很远的地方狩猎，在溪流里沐浴。干干净净的老虎走到长风拍打的山岗顶上，等待明月从东方升起。

鹅黄的月儿从高高山岗下群山的海洋里露出来，光辉冲散星斗。

老虎发出渴望的、忧郁的长鸣，通过风送向月儿，催促圆满的月亮从地上跃起。

这是孤独的男子汉在呼唤永远不来的情人。

我开始盼望见到老虎。山里人传染给我这份奇怪的愿望。

只要是诚心的愿望，大自然一定会听到。

秋天来啦，山坡上盖满黄叶，红树、绿树在干燥的空气中劈啪拍手。阳光是凉凉的金色。

秋天，砍柴的季节。一握粗的杂木敲上去梆梆响。梆声沿着山谷好听得跑远。

我贪心地砍倒一棵一棵落尽树叶的小杂木。我眼前金灿灿的秋色突然聚成一团，在黄叶盖满的坡顶上无声无息地移过。透过疏疏的杂树灌木，星星般耀眼的红浆果向两旁分开。

柴刀栽进厚厚的落叶下，一只年轻的虎站在不到五米远的坡上。斜阳从它背后照来，它被明亮的火焰包围，修长优美的身子呈现在我眼前。它停下来两秒钟，一只前足停在空中。

它侧首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感到意外。

金色的目光和阳光溶在一起，飘过一绺嫣红的烈焰。就看了这短短的一眼。

人类最美的目光都死了。

静静的、威严的、穿心透腑的、超然的一眼。它转过头，踏下前足，走向太阳。一身富贵光亮的皮毛，棕色的横纹随着步子流水般滑动。爽白的天空把每一丝虎毛映衬得清清楚楚。

象无形无具的梦，消失了。

我沿着山坡狂奔而下，血液在全身蒸腾。激情脱去沉重的躯壳，裹着我轻盈地滑翔，哽咽堵塞了喉咙——

我受到了真正的蔑视！

仅仅两秒钟！人的骄傲颓然倒地。这轰顶的刺激炸开一片崭新的欢喜狂悦。

大自然用两秒钟告诉我，人可以夷平山川，制造荒凉，掏空地球，但是依然侵犯不了它的自由！这肃然起敬的、无法驾驭的自由！

彻骨的幸福倾倒下来。从此以后，没有一个人能用蔑视来伤害我了，绝对没有了！

老虎光艳夺人的美目敌御四方。

我飞奔回村，跃进家门，彻底欣慰地扑到床上，每根骨头、每块肌肉都在发抖——

啊，我见到了老虎！

三

有了虹，荒凉的深山有了灵气。

虹的表情，山里人百看不厌。

大自然的手抚摸哪里，哪里就留下彩虹。

虹是静静地呈现的。随之，喧哗的草木，人群也静下来，看着虹慢慢舒展，在碎雨和急风中凝然不动地悬在空中。

静穆优美的虹，一道一道浮现在眼前。

在遥远遥远的天边，纵深而明亮处的山峰上，虹很细很淡，象一道无力而忧伤的眉毛。猜不出应该有怎样的一只眼睛来与之相配。想象不了真有那样的眼睛，怎么能让它和短命的虹一起消失？没有眼睛的眉毛啊，寂寞的虹。

乌黑的峡谷，惨白的溪水，雨后湿淋淋的石阶，上山的小道陡直地升上十里。歇下担子喊一声，再喊一声。

声音虚张空洞地纷纷逃回耳朵里。

怵然的眼睛找不到答应。

啊，有的。在高处，山路的尽头，两峰间的峡口，一片蓝天渐开，斜斜地亮起一痕微笑的虹。说不出的谢意，温柔的虹。

厚厚的青云挤在天顶翻滚，撞出粗大的雨粒，东一点西一点射下来。阴沉着脸的云里裹着发怒的虹，向地面逼来。冷风飕飕，五彩的龙发出异样鲜艳的怪色，好恐怖的虹！

对峙的陡壁悬崖，不见底的深谷。伐木人在两边崖壁中凿出栈道，积满腐叶，柔软无声。栈道上下都是一球一球绵密的树冠，

经历了隆冬寒春，彩色的树叶中泛出一层新绿。延绵的峡谷象感觉温暖的绒绣。

似有似无的雨，若即若离的雾，宽阔的虹的彩带从深深的谷底拔起，透明的七色在峡谷沉重的底色前聚起灿亮的气流，用力冲上淡蓝的天空，在那里消失了另外一端。

隔着彩虹，两边栈道上细小的行人在变幻颜色。“嘴——嘴——”的呼唤声透过彩虹传到对面。瞧啊，这雄浑有力又半魔半仙的虹。

虹不尽是透明的，它会象新鲜的奶油那么浓。粉红、粉黄、粉绿、粉蓝，结结实实。它先在远处的山头站好一只脚，然后划出一个真正的半圆形巨弧，另一只脚迅速地垂下来，好象要落到我们小小的村子里。男女老少高兴地欢呼。彩虹却把脚放在了村后的山岗上。年轻人拚命地奔上山岗。

“抓住它的脚，抓住它！”

狡黠的虹一点一点后退，退过山岗，退过溪谷，退到远而又远的山头上。

小村子象小船，从虹的桥拱下飞流急下。

鲜蓝鲜蓝的天，撕成破布般的云，橙色的西方，又小又亮的一点太阳，巨大的彩虹威风凛凛地站着，左右映出两道清淡的虹影。空中那样拥挤，一片欢乐的喧哗。

村里人不干活、不做饭，高声谈笑，仰头望虹。小孩、小狗、小鸡跑得眼花缭乱。

大自然这样与人娱乐。

它的关怀体贴入微。

在山区我患了很重的疟疾病。这病常发。身体给折磨得不成样子。

又一次发病了。没有钱乘车回家。离家七八百里，想要搭上

一辆运货汽车，真是渺茫。

下了一夜的雨，早上起来，草木衰败，一片凄凉。不到发病的时间，头脑里很清爽，感觉到秋气萧然。

近晌午时，出去帮我找车的同伴捎来口信，叫我下山。运山货的卡车下午进县城，明天一早开往福州。

我离开小村子，只见白茫茫的云海横贯天际，到处露出海岛般的山峰。云海平展展地滚动波浪。我走在狭长的山岗上，在云海宛如一个孤岛，公路从岛上纵伸而过。

云海底下仿佛是几万年不见阳光、没有声息的深海海底。

云海之上的天空高处，云层正由青转白。这两层云海中漾溢着不可察觉的阳光。

白色海洋中荒凉的岛，空荡荡的路。只有我的脚步声。远处银灰色、蓝色的群岛在轻移慢动。转过一个大弯，下坡。

我一下子呆立不动，吸进一声“啊……”

在二十来米远的前方，巨大的虹的瀑布从天顶的云层里倾泻下来，一直落在公路路面上。宽阔的彩虹切断坡上的树木，切断公路，切断坡下的乱石坡。

无限透明的屏障，笔直地竖在前面。

我小心翼翼地、慢慢地、屏息靠近彩虹。

我眼前一片闪烁的模糊，看不见了。那是泪水布满了眼眶。映满彩虹光的眼泪坠落。

彩虹没有后退。清清楚楚，虹的外弧到内弧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最纯正、最洁净的色彩排列在眼前。

我站在直冲霄汉的巨大的彩虹面前。

小岛上微小的人，拖着疲病，软弱地站在举世无双的长虹面前。

彩虹溅落在地面上，激起蒸汽般颤动的气流，亿万缕升浮的细